

〈風的機器與我們的島〉
〈三仙台上的塑膠袋〉
〈石梯坪對話錄〉
〈無名之海與我們的母語〉
〈黑潮將至〉

〈風的機器與我們的島〉
——七種視角觀看北海岸離岸風電

（發電機）
我站在海上，腳下是斷層
風來了就轉，走了就停
沒人問我想不想發言
我只記得第一次啟動時
海面靜得像某種失落

（土地）
他們在我體內打下深深的洞
說這是能源，說這是轉機
我疼了一陣，但沒人停下來
我開始夢見山體滑落、河口改道
而語言失重

（海鳥）
我們繞著白塔飛行
像環繞一種聽不懂的祈禱
磁場不對，風向難測
有同伴消失在旋翼之間
無聲，無骨，無影
成為空白

（耆老）
以前風是會說話的
會帶來魚汛、帶走雨水
現在它只是訊號的一部分
像祖靈被更改用途
成為可以移動與遷移的存在

（遊客）

站在觀景台上自拍
取海景與風景
政府說這裡很進步、潔淨
像歐洲或某種科幻前景
但我只記得那風太強、太冷
聽不見彼此的聲音

（記者）

我寫下爭議、寫下雙方
剪去怒吼，剪去沉默
稿子便像海一樣，一望無際
我不敢說我其實沒靠近過那片水

（魚）

我們曾在海床之下築巢
現在那裡有鋼柱，還有噪音
我們轉身，游往更遠的地方
途中經過一塊未爆彈，它比我們更靜
也更久

〈三仙台上的塑膠袋〉
——你是神還是證物？

你並非這裡的原住民
卻比海蝕拱門更常出現在畫框中
他們不曾記住你的名字
但你總在潮間帶的導覽詞、祈願詞
或相機視角的邊緣

你原本只是超商架上包裹啤酒的塑膠膜
直到一陣風
將你帶離那對戀人指尖，向東海岸飛去
與無數遺棄物共同擱淺
你學會隱身鑽入石縫
或攀附著古老苔蘚
偶爾遮蔽寄居蟹新生的驚惶

你曾低聲問我：
「我是否成了某種宗教遺物？」
每日無數雙合掌的手，朝著你所在之處祈禱
但他們膜拜的是太陽的恆常升落
從未發現你也學會了神祇般的寂靜

你開始沉思自己的命運
曾包裹溫熱，也曾防水、防霉、防灰塵
如今學會了打結與開口
每場黃昏過後
都默默轉化成生態展示的標本

只有一次
一名七歲男孩撿起了你
他叫你「海怪的皮」
他沒有丟棄你
而是放入貝殼和寫給父母的信
字跡稚嫩，內文是他尚未明白的離別

你因此相信自己擁有某種責任
在三仙台神話的盡頭

你也成為某種證物
某種記憶的斷片
見證這座島嶼曾被愛過、也被輕易遺忘

你曾夢回超商貨架
整齊、乾淨，尚未沾染任何記憶
那裡沒有風、沒有浪、也沒有人
才是你唯一真正所屬的地方

如今你仍默默躺臥
讓潮水與遊客的腳步交錯覆蓋你的名字
或許最終，你將與風化的神話一同隱沒
成為無人解讀的斑駁隱喻
讓日後的考古者
摸索這個時代的寂靜

〈石梯坪對話錄〉

——與一塊礁岩談論一個國家的方向

你立在潮間帶
兩億年的沉默宛如約定
不隨季風、不因網路偏移
月光垂落時
吐出斑駁珊瑚的耳語：「人類過於急躁」

你說
早期的採集者從風隙間
摸索潮汐的呼吸
腳印總能在退潮前悄然被抹去
不像如今，他們拋下塑膠、膠鞋、自拍的角度
帶走幾株無名海草
或你身上剝落的記憶

我蹲下
輕拂你昨日被遊客覆蓋的沙粒
沙中帶有酸雨的刺痛與碎玻璃的光點
你輕聲笑著
說語言總在背叛真相
所以你寧願隆起、剝落、崩裂——
以侵蝕交談，而非句點

今早電視台來你面前取景
標題是：「太平洋最浪漫的角度」
他們的廣角鏡避開漂流的塑膠袋
（曾作為神而被眾人膜拜的那個）
取走少女跳躍的一瞬

你微微皺起紋理
這不是第一次有人對你說謊
你並不生氣
只會在未來十年抬升數寸
讓測量者與遊客的方向
失去準確座標

你低語著：

「最先忘記海的，不是首都，而是課本」

「當風景淪為一道考題

人們便忘記這裡曾是生命誕生的場所」

我無語，合起筆記本

潮水升高，淹過我未說出口的疑問

你再度沉默

如一位婉拒採訪的老人

只與真心傾聽者對話

夜深時

你暗自生長出一道隱喻

如一塊古老的碑文，未經解讀

等待後人用指尖反覆觸摸

才能知曉

我們真正失去了什麼

〈無名之海與我們的母語〉
——寫於花蓮中華紙漿廠下游海域

這裡的水不是海，是一種未說完的語言
從山裡走出來時還很乾淨
但在抵達之前
經過了一間不說話的工廠。

我們在岸邊洗衣、浸腳、看潮
直到某一天，浪變得黏稠
天空也不再將雲分明地投射

孩子問我：「為什麼海是黃的？」
我說那是紙漿的顏色
他又問：「紙漿是什麼？」
我回答得太慢
那句話就被風刪掉了

魚群的隊形開始錯亂
貝類不再發光
只有海草仍努力攀附著底泥
像一段不願被遺忘的副詞

我們曾以為污染會發出警報
但它只發出模糊的氣味
像某人說話時
你知道他在說謊
卻無法翻譯他的句法

岸邊的石頭記得第一批工廠遷來
它們說那時海還會說話
說得很清楚
像一種不用注音符號的語言

我們寫下檢測數據、申訴信
抗議的標語和選舉文宣
但沒有一份能被海閱讀

母親說她記得這片海
曾有自己的語調
像部落祈雨前的低吟
不輕、不快、不急著抵達
只等待一個懂得聽的人

我們太匆忙
連海的語尾都聽不清
就開始翻譯
翻成一條可計算的污染指數
翻成季報、地圖、還有環評說明書裡
無人理解的名詞

語言從不是中性的
就像水從不是透明的
那些我們以為中立的語句
正是污染最深的地方

而今，這片海像某種曾經的語言
我們會在課本裡讀到它的名字
卻不會說它
也無法發音

註腳：花蓮中華紙漿廠長期排放廢水，造成下游溪口與出海口水體變色、污染，影響當地海洋生態與居民生活，引發環團與地方民眾多年抗議。

〈黑潮將至〉

黑潮不是奇蹟，只是未曾放棄抵達的希望
它繞過漁網殘骸，沿著珊瑚骨骼
推進那座曾被廢棄的海灣

有人在岸邊重新種下鹿角珊瑚
穿著防寒衣的身影，每天走進海中
綁住一株株色澤尚淺的明日
鯛魚開始繞行，測試這片復原的詞彙

海龜回來，牠不是傳說
只是在沉默裡潛行多年
終於找到能上岸不被塑膠纏腳的沙灘

一位潛水員潛入深礁，
指著一隻比掌還小的章魚說：
「這裡的水都是牠們的」

孩子們在潮間帶鋪設石板
收集破碎浮球，洗淨、分類、紀錄——
不是為了清潔
而是為了證明：人與浪將不再互相抵抗

黑潮將至，不再只是溫度
而是夢的震顫
是夜裡浮游層綻放的銀光
是離岸的船，終於學會不將一切掠奪而空

我們不說復原，而說：
如何讓海重拾語調
如何在嘈雜的沿岸
重新聽見鯨魚通過的低頻歌聲

我站在岸邊，看手中的漁網已無需修補
風捲起那層新生的鹽霧
像誰輕聲寫下：
「我們終於學會，不全然為了自己而活」

